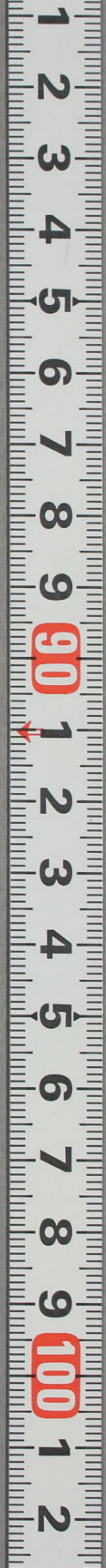


奇文
觀止
本朝
虞初
新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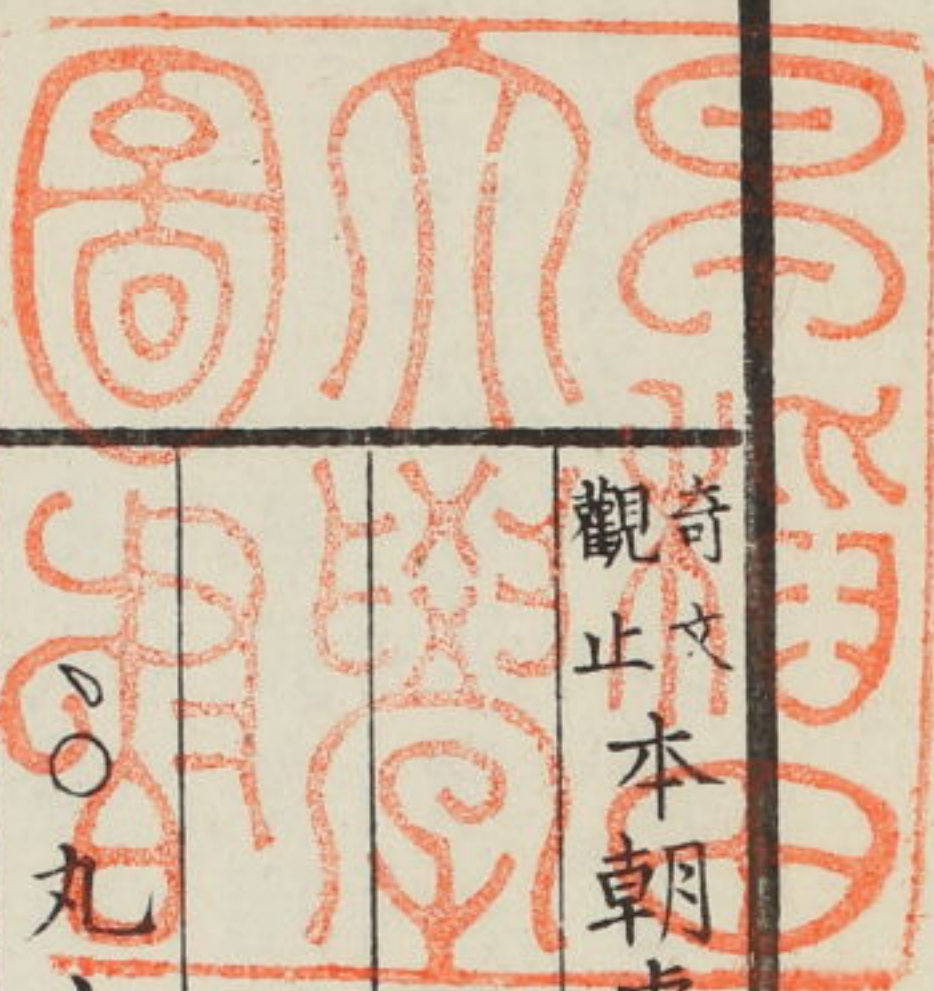
中

15
1362
2



門 15
號 1362
卷 2

奇文
觀止 本朝虞初新誌卷中



○丸山火災

三溪菊池 純 著述
學海依田百川 評點

一篇自容所說出來。其事有與無。不必推問。是作者用心。縝密處。
積財是禍根。後段福德屋。又是財。
江都舞馬之災。今古頻頻。筆不勝書。而其膾炙人口者。特以本鄉丸山火災為唱首焉。一夕有客為予說災所自。奇事異聞。歷歷如見。即据客所言記之。云武藏國江都城北。大塚里有一瞽者。名德一。日賣按摩導引為活。為人慳嗇。其所獲雖奇零錐頭。不敢少費。居五六年。積儲百餘圓。將求矇師官于京師。有事故未上途。先是德

本朝虞初新誌卷中

文玉圃藏反

昭和十六年七月五日寄
小林秀三氏贈

多羅奇禍先於此處示個樣子。

姦六匪徒不待論而女子知其生父為六所殺從之鴉鴉食父何等毒惡世間往往有此等膽大女子。

果陷圈套爾後玩之股掌不唯傀儡此是匪徒慣用法

一病其老無後養一女為子名曰阿岐頗有姿色年甫破瓜私通鄰人姦六姦窺察德一多儲金一日攜酒饌就其家讌焉德一酷嗜飲欣然叩謝手舉大白滿酌淋漓沈醉而睡卧姦覷其睡熟手縮布帕縊而殺之悉奪其金拉女逃亡後黃緣府下素封福德屋金兵衛權為其廝養姦巧佞能媚其寵亡何舉為其家長婦阿岐亦逞狐媚雅出入其家金生喜其有姿色兼善度曲每迎客設宴招佐其酒阿岐眼波流眄時挑金生金生原昏愚呆漢不察其為所賣竟與之狎姦為一不知者務順適其意金生益悅以姦為腹心舉家政付之事無細大

此是合傳體追敘前事然有原由

惠比寸是福神祭之以求福也反是一祭胚胎禍根可見福者禍之所伏不可不戒

曰春曰秋聲色富貴斷送人生豈不眉斧吉刃銳利可畏

皆出其手從是姦威傾內外冠屨倒置隱然如一主翁於是家奴輕侮金生不惟弁髦姦原與同輩佞七親善佞七曾賭博爭利謬殺人罪當死會大赦見縱後弁牙角為金生家僕姦知其膽略可用嗑以黃白佞欣然應之故態再燃竟為其爪牙然憚外人耳目稍稍反目陽為與姦不相諧者每歲陽月十日商家皆祭蛭子神以祝一年利市此日金生亦招其戚族舊故大張盛宴酒酣談及上國諸勝姦與佞亦在坐盛說曾游樂事金生有嬖妾曰葩留艷羨不自禁相偕慙患金生極口勸一游阿岐亦從傍贊成之金生游意頓動乃舉家事悉托

此等處使俗筆寫之。唯一二字不堪讀。入先生手便爾不同如此。

一語抹却。金生若靦縷多言。成那體面。

于姦期以明年三月。佞暨葩留阿岐二妾。併狎客數名。僮奴數口。上下一行。合為十有餘人。卜吉啓行。東道一路。晏征蚤宿。一日行程。必止於五六里。諧笑調謔。興復不淺。首賽勢陽神宮。婆娑于桑名。流連于古市。登拜大和諸刹。凡一百餘日。而其所齎資斧一空。不復留尺帛。即走急脚。搬金于江都。姦抵牾。拒不與。且報以家道零替。不可支。金生得報。忿火中騰。始知為其所賣。懊惱成病。遂不食。歿。佞反幸之。悉略其遺物。以為己有。又出艷言。時挑葩留。葩留本狹斜歌妓。心腸膚薄。不知貞操。為何物。一挑首肯。許以枕席。其他狎客僮奴。或掠器物。或

奸取其二。佞取其
一。果然奸之可畏
至此。

追敘。

寫綠松未畢。忽入
二兇何等敏妙。

偷遺金。逃亡四散。佞乃拉二婦。還于江都。姦大賞其功。勞三分。金生家產自有其二。予佞以其一。姦佞各卜居于都下。一開典鋪。一業子母錢。先是金生妻常盤氏。舉一男。曰綠松。今茲年僅三齡。常盤氏痛其家產悉為姦奴所掠奪。愬之官。官吏貪婪。受姦之貨賂。不能白冤枉。子母劬瘁。乞食于道路。後托兒於丸山本妙寺。寺主捨華憫衣食之。綠松天資慧秀。狀貌甚都。捨華鍾愛置之。左右既而姦佞二兇。家道益優。婦阿岐舉一女。名蜉蝣。夫妻絕愛。不惟掌珠。為買乳媪。撫字甚至。而其生也。晝夜啼號。不乳食者數日。使醫診之。曰是鬼脈也。雖越人

現怪一段筆鋒尖利碧燐腥風忽自毫端迸來

雷轟電閃使讀者心動膽落此足先生一家手法前無古人後少來者

尋常寫鬼如滅如沒此段極力描畫全形皆露又是一種寫法

吾不保其可治家人大愕使巫祝攘之無効矣凡子生之家距生七日招舊故具酒饌祝之邦俗謂之七夜是夕風雨晦冥林木怒號客散後家人聚首看護兒疾夜且參半家人困頓而僵卧兒啼號愈劇阿岐憂惶竟夜不能交睫抱而旋之倏暴風一陣卷戶倒障燭光閃動欲滅再明現一瞽僧于屏風上身長十丈怒髮如蝟藍面噉牙口角吐焰嗔目戟手大罵曰畜生猶記前日積惡乎今將愆冥府戮姦夫淫婦言未訖牛頭馬面惡鬼羅刹挽火車挾鐵叉隱現於玄雲黑霧中忽有一赤鬼趨捷如飛徑捽婦髮驅將上車婦號泣求救誤墜兒於

敘年齒處簡而有法不是任筆寫來

香簋玩具揆出那綉衣來作者一字一句皆鍛鍊研礪出將來不得容易看過

地傷其左目流血淋漓姦亦欲走而道腰痠不起絕叫乞哀其聲入耳覺知其夢阿岐亦驚覺冷汗浹背夫妻交語夢中所見如合符節心竊惡之慮病慝或發露祕不語從是兒左目臃腫如癭痛不可道卒失其左目有彷彿於瞽僧德一者既而駒隙忽忽蚤已經十有五年兒蜉蝣年甫十六顏色雖少不揚風姿絕艷妍秀動人父母溺愛撫字甚至衣必錦綉食必殽珍其他香囊脂粉勻面掃眉之具至夫指環玉孩鬢髻首飾之弄唯意所欲曾與其母詣淺草寺賽白衣大師時方清明景物冲澹好風扇物綺羅繽紛士女如織子母上堂香火默

紅衣少年便是大火災禍根用字不苟

妖態艷狀詳悉極盡筆有生花之妙

少女子痴狀寫來入神是人家驕養女子不是良子弟亦以見平日無行矣

禱拜訖而下階。女長袖誤觸紅衣少年。少年避之一蹶。斷其履綦。女頰頰惶懼無所措言。使侍婢謝其罪。少年微笑。反謝其無禮。女愧赧凝睇。從扇影視其人。桃臉柳眉。風丰甚都。年約十五六。宛然畫中人心。魂恍惚欲趨就之。憚人指目。母亦連促歸路。轉盼反顧。為行人所隔。遂失其形影。女還家。凝思成疾。眠餐俱廢。少年音容猶在。目睫造次顛沛。不離其思。食則視形於羹。行則見影于堂。潛然而泣。啞然而笑。倏而如罵。倏而如嘆。喜怒無時。哭泣異節。如一有物憑者。一家憂惶。請助於百神。絕不見其効功。一日病間。有人來售一綉衣。女見喜之。價

詳於姦而略於佞。敘事便不板。

極貴。父母以女愛而喜之。不論其價買而與之。女大悅。坐卧服膺。或泣或笑。如與人相晤語。蓋以其衣色綉紋。與彼少年所披服甚相肖故也。如此者三數日。溘焉殤。父母痛悼。如失掌珠。送柩之日。殉以綉衣。蓋以其平素所愛玩也。窆之本鄉丸山。本妙寺先塋之側。寺僧竊偷其綉衣。售之於市。市人轉賣。示之佞。又有一女。慧婉秀美。齡亦與姦之女相上下。復喜而索之。愛玩殆甚。於前日。未一歲病歿。亦殉以綉衣。主僧閱其衣。居然前日所目擊之物。因研詰得其實。主僧以為不祥。大會僧侶。誦經供養。焚之其堂下。會姦與其妻詣寺。展女墳墓。

紅是火色。綠是水色。火水本是反體物。又是同一物。貧賤富貴禍福壽夭。何嘗不同邪。一切衆生。何不於此處頓悟。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福德之金。生禍水。水能腐木。木之腐生。蟬蛻遂為火所燒滅耳。

此日以當其三周忌辰也。偶然與佞相遇于堂上。相見色然。迭讖其舊事。倏怪風卷地。徑飄綉衣。飛麗梁上。化成一團火精。焰烟騰上。竟致闔都大災。後問紅衣少年。則金生男。綠松是也。綠感其輪迴。應報有數。不可免。與其母常盤氏相俱。難洩。以修逝者冥福。此災姦佞二兇。居宅蕩盡。不遺一絲。焦頭爛額。皆為火坑鬼。阿岐葩留二婦。喪其偶。落魄乞食于路人。后為賤妓。薄夜賣淫。因得惡疾。瘡痂腐敗。不辨鼻目。膿血四潰。臭氣襲人。卒餓死于道路。觀者指笑。以為積惡所致。

三溪氏曰。儒人曰。積惡餘殃。佛者曰。輪迴應報。蓋金生

儒佛兩道。圖圖使
用來供我材料。先
生之術亦巧矣哉。

姦人之妻。后又為家奴所奪。其妾姦佞曾掠金生資財。故天亦令丙童蕩掃其家產。況瞽僧之貪婪。淫婦之姦濫。皆兩間所不容。以惡斃惡。假毒除毒。天之暗算。不錯。銖銖吁嗟。可畏乎哉。

學海曰。一人之縱惡。延為數人之害。一家之災厄。施為萬家之禍。其機真可畏也。譬一星之火。觀者忽之。一朝不戒。其焰焰之勢。散為萬道烈火。薰天蒸地。無所底止矣。此篇雖出一場談話。其垂戒後世。豈淺哉。
附 邪。

嘗聞之故老本妙寺之災先是亦有之一日寺僧某上人誦經供佛忽見一條線香斜倚堂柱燁燁有聲其光如燈衆驚欲灌水滅之上人舉手止之曰一線之香理不足成焰而今如此豈劫火之數有不能免者邪假使滅之今日不得滅之他日必矣言未畢焰烟漲天頃刻為燼延燒數十里云嗚呼不盡之於人事求之於氣數杯水不救以致炎炎彼何心也學海記

◎觀梯技記

說出東京熱鬧光景做箇開場然後說入防火極有局法

先敘隊伍次敘器械序次整齊毫釐不紊

東京之地萬國輻湊人烟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與酒鋪肉肆劇場妓院割烹薪炭之氣薰染浸淫鬱蓄弗伸夫入烟稠密慎火或疎至今祝融氏往往跋扈不可制禦焉此官所以有防火團之設也防火之丁分爲六團每團有使令官有團長有小頭一團壯丁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七八十人有標旗以一其耳目有警鐘以報其失火有引水奴以便其注射其他爲竹梯爲鐵叉爲鐵鉤爲止火牌防火之具莫不畢具矣每歲以一月第四日官大閱防火丁于調武場著爲恒例焉名曰初出警

隊伍器械與前段或相應或不相應錯綜變化便妙若一一昭合此為印板文字

同一手脚也開闔左右莫狀不寫豈是尋常手脚同一筆墨也緩急疾徐莫妙不備決非凡庸筆墨

視總官某氏及各局官屬皆玄帽儀服而莅焉東方已白旭日始旦警鐘三擊鏗以立號每區鳴鐘連擊應之壯丁均服結束而發咸會于調武場場高坡平坦廣袤可十町使令官騎而導之揭章旗者荷梯者捧標旗者運鐵叉者肩鐵鈎者整整之伍堂堂之隊輪次轉旋首尾回顧宛然作常蛇勢回畢而隊合每團壯丁捧竹椽樹場中央聚鈎約之梯固不動忽而有一丁突起攀梯而上趨捷如猿攀至第一級放開雙手托左脚展右脚以為遠望火之狀稍下一級橫展兩脚為懸旌游旗之狀者曰吹流其張開四支為筆法怒張勢者曰大文字

南摩羽峰日寫得精緻巧妙殆高於其技幾籌

乍而以下一節挿入前後兩間作一小結更留一段妙構以作掉尾勢老手老手

戛然而止餘韻鏗爾

其至梯角嶄然最高處身俯而脚張兩手動搖為游龜狀者曰龜兒其兩脚聳立首足倒置岌業為魚尾狀者曰魚虎乍而倒懸乍而側立上下易地冠屨異位順逆向背姿態橫生莫施不可最後布帕束額足屣接於梯者寸許翻身下垂如山猿緣木俯捉水中月裊裊欲墜布帕脫頭掀舞駕風而下身猶懸在梯第一級觀者寒心兩手握汗戰戰乎有臨淵之思既而礮響一轟報午牌每團收手相慶而場解嗚呼橫目而堅鼻圓顛而方趾者均是人焉耳然而踏險如夷暇而能整綽有餘裕者足有機關而然邪手有膠漆而然邪抑有奇幻靈怪

議論醇正不鉤奇
索在自是大家氣
象。

翰墨神話卷中

王匪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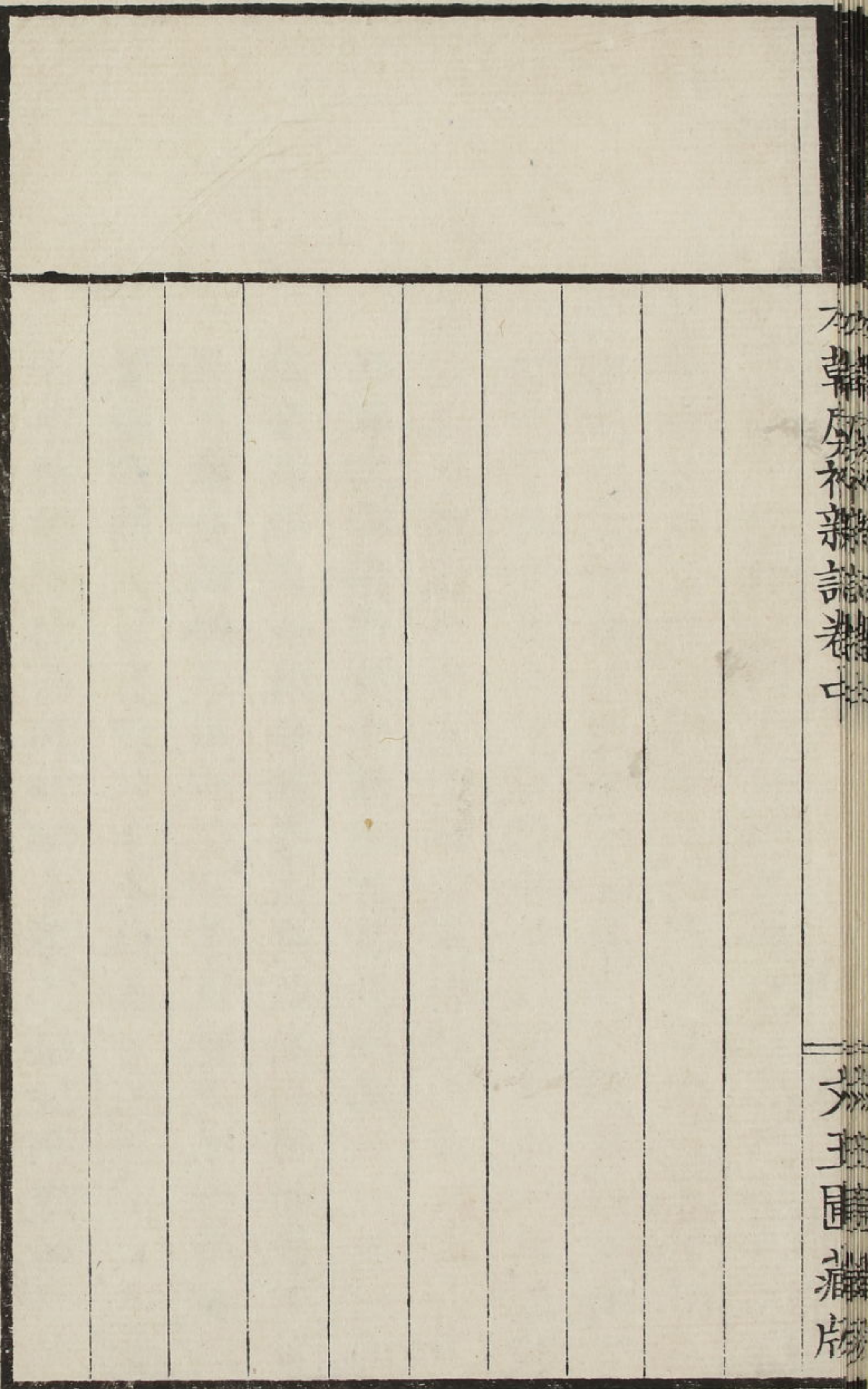
之術。而然邪。曰。非然也。蓋習慣練熟。能致其然。爾苟習
慣練熟。能極其奧妙。昌黎所謂。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
則神完而守固者。非邪。凡百工藝。莫不皆然。何獨怪於
一防火。丁演梯技乎哉。時明治十五年。壬午一月初四
日。公退淬筆。識于東京神田區。淡路街小寓。

學海曰。嘗讀彭躬庵角觝記。驚其狀物之妙。莫不到
焉。謂天下之奇盡於此矣。不知先生別出一頭地。靈
妙活潑。愈出愈奇。句句生動。筆筆變化。使躬庵讀之。
必將執舊作付之炎火也。

又曰。僕又嘗觀此伎。一少年額髮猶存。裊娜如好女
子。身著號衣。白布抹額。翻身攀梯。盤旋翔舞。輕妙可
驚。竊謂防火丁有如此少年。殊為可恠。後問之人。則
火丁戲命踏繩伎。擬火丁以演伎也。是又一奇矣。
南摩羽峰曰。如麻姑搔癢。至矣盡矣。何等精筆。何等
妙筆。當今獨步於文壇者。非吾翁而誰。

林明真切研志卷中

九
文正圖說反



○濟澤紀事

二陪客。觀出一主。下筆不苟。

柳生宗矩非凡人。盡一言之。或有待於忠教之言。歟。有倖倖自喜。蓋亦戰國餘習。自此句發源來。見其非唐突觸犯。

昔者寬永中。幕朝鼎盛。名臣碩輔。林林輩出。松平信綱以智。若保科正之。以仁。而豐後守阿部忠秋。特以勇。皆其尤著者也。忠秋出處事業。自備史傳。而其逸事。又有足傳者。忠秋為人。英武。寬永某年。出仕將軍家光。擢為侍臣。忠秋感喜。夙夜匪懈。時家光尚少壯。酷好擊劍。以柳生但馬守為師。暇則與侍臣較伎倆。侍臣不敢角勝負。皆佯屈之。家光益自負。以為天下善劍者。無復出己上者。時幕臣有大久保彥左衛門者。以當世耆宿。為上下所推重。直言極諫。莫有所隱。嘗聞家光自負劍技。輒

史遷家法。

此段亦是出色之事。然約略寫之。蓋以有後段全副濃郁之文字。十分鋪張也。余嘗謂文章有省略法。若一繁詳悉。不知疎密繁簡之妙者。不足與語。

彈右於此處出現。

蹙曰。驕心易長。吾當以事折之也。乃遍索侍臣可託事者。莫出忠秋右者。乃令忠秋角技挫之。忠秋固辭不聽。遂與家光試技。忠秋上場揮木刀當之。家光逡巡不能支。忠秋乘之一喝。擊其額。家光委頓眩而仆。左右失色。扶而入內。從是家光深銜忠秋。凡侍臣歲時皆賜物慰勞之。獨不及忠秋。其命事左右。忠秋唯而應之。則不顧而起。忠秋憂惶快快卒。歲明年二月某日。當其前年擢之日。忠秋退食。屏人入一室。向城再拜。捉刀將自殺。先是家宰平田彈右衛門知其有異。潛入帳中。詆之。至是走出止之。忠秋不聽。彈右泣曰。主公少止。令臣得一

一言應後面競渡決死。是草蛇灰線法。

是此陪講。

灌園云。一腔恫恍。瀝得淋漓。筆亦與事相副。

在當時亦又有理。少年英氣人自然有此等憤激。不得議忠秋少思慮。

言。夫死生亦大矣。當死而死。臣不敢止焉。不當死而死。恐速人之笑。且太夫人老而嗣君幼。今而萬一有不可諱。在君則為不忠。在家則為不孝。忠孝兩失。於主公安乎。不如忍難忍之死。以全忠孝。且泣且諫。忠秋大息曰。吾以無似。叨辱寵秩。君恩海岳。無物可方。感激涕泣。且暮圖報效。寧料一朝觸冒其譴怒。以致有今日。即稱疾致仕乎。此欺上也。忍而奉職乎。亦不能自安。進退兩谷。何以自處。此吾所以欲自刃表寸丹也。今汝諫吾以全忠孝。使人大愧也。因循例命酒。遍賜諸臣。乃罷。是歲旱魃為虐。四月至八月不雨。既而霖雨彌月。河水暴漲。泛

洵湧莽蕩寫得有
氣勢有聲色不
此寫後段快絕文
字不得譬水許傳
豪傑開法場救宋
公明一段先寫法
場光景殺氣滿目
及群衆爭視人山
人海模樣然後一
筆描出一場大殺
便有力先生筆法
殆似之
文勢益逼乃能逼
出後面文字來
又是二陪客襯出
一主

本朝... 卷中
濫于墨田川比屋漂沒人將為魚於是官發輕舸以濟
庶民弱水者候騎來往項背相望家光與侍臣登城樓
以望水東自駒形淺草北至上野下谷滉漾渺漫不辨
涯涘洵為無前洪水家光欲親往指揮吏卒鞭馬馳赴
前驅未暇避人而大牙已抵淺草門當是時水勢滔滔
愈激愈壯家光馬上顧板倉內膳曰壯哉斯水較諸宇
治川急流其險易優劣汝以為何如對曰宇治之為水
發源于江之琵琶湖曲折入海水勢奔注能漂大石以
彼此此其險易懸隔固不待言也曰宇治之急流果如
汝所言而佐佐木梶原二士能驅馬競渡冒矢石而先

忽寫一人一馬未
畢直接後一人一
馬顧盼應接忙極
急極驚絕駭絕
灌園云一篇神彩
全在此一段
又云語未訖二句
妙絕唯得此一轉
振字字活動
至此點出姓名

登聲名隆隆千古垂竹帛而為之主者僅不過八州之
牧吾雖不肖身辱閭外之寄總管六十餘州夫六十餘
州之勇士猛卒而可無如佐佐木梶原其人者乎因揮
策麾左右左右失色無能應命者家光怒勵聲曰群臣
不能濟吾當親濟徑驅而前內膳及秋元但馬等扣馬
而諫家光不聽諫諍移晷忽見上游突有一騎白衣而
黑馬揚策亂流出没于激浪駭波間家光凝矚顧左右
曰黑馬而亂流者為誰語未訖又有一騎青衣而白馬
與前騎聲相應後先而進家光嗟賞急使候騎問其姓
名及命曰白衣而黑馬者阿部忠秋也青衣而白馬者

百忙中插此一段。忙處及閑急處。又靜操縱自在。

所謂當死而死者。緊應前段。

一頓挫。益妙。

不啻寫人兼寫馬。分毫不漏。極精細之筆。

灌園云。寫出如觀。

不知其何人也。初忠秋扈從在衆中。欲先衆濟。令人召彈右。托以後事。以示必死。彈右奮曰。主公而死。臣不可以後也。二人遂約俱死。其青衣而白馬者。則彈右衛門也。既而二人驅馬上前岸。家光命船將向井將監。小濱民部發輕舸救之。且令壯士呼曰。毋復濟。毋復濟。搖扇止之。岸遠而聲不達。忠秋以謂此促再濟也。按轡而立。馬亦振鬣長鳴。彈右謂忠秋曰。主公出萬死獲一生。馬病人疲。今而再濟。安得不溺死乎。雖然。幸而運命未艾。以得再濟。亦足以垂聲名於竹帛也。佐佐木梶原何足道乎。忠秋欣然曰。吾意也。乃聯馬首復濟焉。家光据胡

前是騎。後是胡床。瑣細處。分寸不差。

有此一跌。便佳。否嫌於直。

猷公此時。定是五百石。但不說破。乃有後面一節。正妙。

床。遙望之。令曰。毋令二人餒江魚。更放輕舸援之。二人不顧而亂。終得無恙。家光令侍臣急召忠秋。忠秋謂彈右曰。久被譴怒。而今復如此。其賜死也必矣。汝其速還家。經紀後事。勿令家人增罪戾。彈右攬淚而訣。忠秋出謁家光。家光喜色溢面。麾而前之曰。今日之事。可謂絕類離群矣。乃示左拳。謂之曰。吾今以此祿汝。忠秋拜謝而退。意謂夫一拳則五指也。非五百石則五千石也。乃扈於輿而行。行未七八町。家光從輿中呼曰。忠秋。汝今日之事。可謂國士無雙。吾今賞汝以五萬石。忠秋驚喜。喜極而泣。此日家光還城。乃召諸老臣。語以忠秋偉舉。

論文理應把彈右
補敘一番為收局
然嫌於板今就猷
公語中結之老手
老手

本文鋪張極盛不
以一大議論結之
殊覺寂寞是所以
有此一篇也此等
文在他人百計十
慮總能下筆先生
一喝泉湧滾滾不
盡可謂大手筆

遂賜璽田五萬石。群臣同聲賀。獲名臣。家光猶有愧色。
曰。吾以六十餘國之守護。僅得一忠秋。忠秋以一邑主。
乃有忠臣若彈右者。其平素養士之厚可知也。即日舉
忠秋班侍臣之上。後累遷為老中。封武之忍城。世食十
萬石。

三溪氏曰。戰爭之世。與治平之時。其立功策勳。自有難
易輕重之不同。何則。戰爭之世。英雄競起。才堪弓馬之
任者。擊搏進取。逞其所為。赤手而蠶食數郡者有焉。仗
一劍而併吞大國者有焉。偃武以還。君臣上下分定。王
公將相自有種。以世其祿爵。故雖有材武絕倫。併吞敵

國之力。而士之子則士。而農之子則農。亦不奈之何也。
阿部忠秋以一士人之身。當國家無事之時。試其伎倆。
於不測之急流。不時出身。遂獲封侯。豈得不謂曠世之
遇哉。雖然。暴馮無悔者。聖者所不與。後之君臣。無猷公
之略。而徒追其跡。無忠秋之勇。而學其所為。吾恐有馮
婦攘臂之誅。

學海曰。或傳忠秋之競渡。忠教侍家光。進請曰。豐後
奇勲。不可不賞。家光曰。然。因樹五指示之。忠教見其
動手者。再陽為十數。傳命於忠秋曰。主公賜汝十萬
石。速拜謝。家光不能奈之何也。遂許之。又忠秋之欲

自殺其夫人松平氏新婚忠秋以蒙遣未偕寢席諭遣之夫人不肯請同自殺會彈右苦諫乃止並係異聞并書質之

先把曲馬誇張一番然後入本傳

曰鞭影曰聯騎如有意如無意自然節奏

把俗諺挑諺來士人狀態和盤托出

○曲馬師小金

曲馬者戲子炫服靚粧演院曲故事於鞍馬之間者亦演劇之一種而小金之事頗足以警世之輕佻輩云東京飛鳥山舊稱江門之花海每迨花時傾都出游士女絡繹鞭影衣香所在成群使人有溱洧芍藥之概也有一士人一日與僚友聯騎來游繫馬花樹席地開宴僚有一美姬年可十八九梳粧宮樣便妍動人見其繫馬激賞弗措士人屬目戲舉觴囑之曰一樹下一河流偶爾交袖孰謂匪他生良緣邪幸不以瓜李之嫌辱見枉金蓮願共半日之歡以獻百年之壽姬不甚拒欣然上

自花入酒。自酒入肴。次第把馬來送。與這箇婆娘醉人口氣寫得活。

初如處女。後如脫兔。奇妙不可言。

不必花枝為鞭。而故言之。借以點綴。以文為戲。綽乎有餘地。

曲馬二字。於此點醒。追敘有法。

席獻媚行酒。雜以艷言。舉坐懽。目以為神仙之遇。士人魂飛肉動。又相謔曰。有花而無酒。不得罄其懽。有酒而無殺。亦不能極其樂。我有鴛馬。請以此為下物。姬大悅。再拜曰。果俾其言如皦日。則鴻恩淵海。妾敢弗遺也。士人心竊謂。駢駒跌躄。鬚眉尚難御之。況巾幗一釵裙乎。因大言曰。男兒七尺。豈復食言。姬叩謝而起。徑至樹下。攬轡跨鞍。折花枝策馬。怒電馳。蹄飛塵揚。轉瞬倏忽。遂失其形影。士人大駭。計不知所為。使健奴追之。不及物色。三數日。杳不得踪緒。后睹姬於城東某術。未知其何人。問之土人。初知曲馬師小金也。小金原良家女。

灌園云。小金履歷。至是始洗發。文乃非凡。

衽席之伎。想應至妙。呵呵。

遙接。八字如觀其人。是先生慣手。

語氣悍厲。如聞其聲。

菩薩其外。夜叉其內。凡狹斜婦人。皆

有故落托。鬻躬於狹斜。居未幾。與其情客約。乘暗亡命。爾後縱酒荒淫。日事賭博。情客者某藩御人。後有罪放逐。遂為伯樂。小金外婉而內悍。善學其夫所為。好御驛馬。馳騁周旋。莫不如意。終為曲馬師。士人既蹤跡之。乃遣家奴謝前日失言。因求還馬。小金背面喫烟。弗顧。奴叩首百拜。贖以百金。小金冷笑聽之。家奴逡巡牽馬而去。小金目送。身親撒鹽於戶外。以穢除不淨。獨語曰。吐吐窮鬼。令吾費了斯閑日月。這般事業。期以千金。今塵博百金。吁。廉哉。廉哉。

三溪氏曰。小金外婉而內悍。以虎狼心性。表鸞鳳姿儀。

然

造句清麗用意嚴正老氣橫秋

遂使士人失言誤事以至噬臍之悔言語之不可苟發如此豈可不戒慎哉雖然初呈狐媚務順適人意城隅深阻入其左腹迨驪珠入手則咆哮反噬逞其毒螫者皆小人恒態不獨一曲馬悍婦也昔人以人心喻之蜀道吁嗟可懼也哉

學海曰余十八九年前觀戲猿若坊友人云此坊有妓名小春容色甚都不獨善絃兼妙幻戲戲畢乃聘之小春請客得紙數葉劈為數十條束之就燭火其端更搏為丸一氣吹之雪片亂起座上皆滿又置一空函倒以示客旋亦蓋之喝曰起因揭蓋則一雀鼓

翼飛去其餘皆類此後聞小春為一豪商所睚商吝甚小春請作一衣商諾而未果一夕伴寢商解夾袋付小春曰善藏之小春乃置之小篋中授鑰於商曰君躬發之天明商啓鎖取之夾袋化為一小蛇蜿蜒而出商驚呼小春詰之小春笑謝不知商遂不能奈之也小金以御悍馬法制士人小春以幻眼術愚豪商並是絕伎附記

奇絕妙絕。寺中所
有。一切片言可盡。
而必一點出之。
是妙於繁處。藏後
面大笑一段。在裏

是以重複為妙。

一蘭若門墻堂廡頽圯極矣。堂中央安古銅佛。眇其左
目。以為異。既而見爐上有沙彌與老僧對晤。某就熟視
之。老僧亦眇。沙彌亦眇。其他金猊木獅羅漢天女龍鳳
龜鶴神仙鬼物之像。彫鏤藻繪于屏障門戶之間者。悉
莫不隻眼眇目矣。某心益異之。問其寺號。沙彌曰。是曰
隻目山。一眼寺。非人之所能來。子何不速去。某毛骨慄
然。若背沃冷水。尚能大言。張其外。乃取囊錢奉佛曰。願
以是得補其左目。佛倏起身。啞然大笑。老僧亦笑。沙彌
亦笑。金猊木獅羅漢天女。以迨神仙鬼物之像。軒渠絕
倒。聲震林木。某益驚怪。倉皇出門。有輿丁具轎而候焉。

眇目是鬼。及使此
生閉兩目。妙甚。

羽客是應前。

推其理不知何故。
如鬼魅如神仙如
夢如醒如有如無
如實如虛不可摸
索使人悶殺不知
先生擲筆亞然大

其人亦眇。促某乘之。某不得已從之。丁曰。請閉眸一瞬。
慎毋啓視。既而輿行如飛。但覺天風蓬蓬。抵觸耳輪焉。
耳有間輿丁告曰。到矣。言未訖。某既倒身墜於地。氣絕
而始蘇。時夜方參半。四顧闇黑。不知所端倪。適值路人
往來者。問其地名。始知江戶本邸也。因自謂。函嶺距江
戶三日程。而今不一炊時而達焉。安得非羽客之為邪。
乃通姓名於門吏。遂至其癖舍。從是其後。比夜深人定。
有隻眼老僧來。顏色憔悴。骨瘦聲乾。侍立某枕上。口吟
曰。人生有似草頭露。世上還無百歲翁。聲氣悲慘。不可
傾聽。某乃泫泫淚下。竟成心疾。沈綿伏枕。命逼且暮。而

笑竊謂讀者有一
雙巨眼何盲於心
也好笑好笑

都人謂喫苦為遇
豈始於此等歟

先生炯炯巖電
映千古把鬼話恠
話情話詼話一并
收錄以為文章材
料使鬼神妖恠美
人才子爭執役崇
下何妙也

本草綱目卷中

老僧追逐如影隨形後至雖白日亦不離其側僚友故
人之來視者皆惶怖辭去某單身子立未幾溘焉歿後
每有代住其廨舍者必有禍崇云遂為廢宅

三溪氏曰項王之重瞳而不克推解於勝下人以謫仙
之醉眸乃能識郭汾陽蓋視之明暗不關目之有無而
係心之通塞焉耳世人眼光如炬長目如電自任以三
眼而不能辨人之皂白畢生瞶瞶至死弗悟視諸佛之
守隻眼屏居于山谷其明之與暗相距不惟霄壤也紀
人不察欲修補其隻目不獨佛之啞然哂之吾亦不覺
冠纓之絕也

學海曰有士人航海漂到一島島人大驚曰妖怪妖
恠進捕之士惶甚見之則其人額有一隻眼士戰慄
無人色遂盤車至衙法吏臨廷鞠之士恠畏不仰視
吏責曰何者妖怪敢來犯良民士頓首稱死罪舉首
偷眼見堂上吏及左右前後皂隸厠役莫不一眼者
熒熒照人乃知以雙眼者為恠物也世指議論新異
者為具隻眼人誰無兩眼及求一隻眼殊無謂也余
竊意彼隻眼自誇者亦島人耳以己之隻眼笑人之
兩眼豈不殆眼中見花乎附記

石津灌園云東坡平生好與客談談盡則強客說鬼

大明叢書

文匯園

今作者好文猶東坡之好談宜其說鬼如此坡仙而有知必掀髯呼快也

稗史小傳

劈頭把晉乘楚檣呼起以及視稗史小說絕大議論不如此不足冠此一大文章

八字小說眼目真是大鍊案

稗史小說補名教實是駭人語然徐察之反有至理可與達者道不可

三溪氏曰晉乘楚檣列國史官褒善貶惡闡幽顯微俾亂臣賊子逡巡屏息莫地可遁可謂備矣獨至稗官野史名匠鴻儒擯斥以為無用何也安知其擯斥以為無用者能令愚夫愚婦油然感悟起忠孝節義之志氣者或有勝於正史哉何由知其然曰無中生有實中說虛結蜃樓于空中驅風雷于筆端凡忠僕義奴之傳美姬艷妾之說與夫老賊巨偷神怪鬼妖之事標新釣奇使讀者拍案絕叫有地裂天驚山鳴水湧之思也其激厲志氣裨補名教豈可謂細小乎哉或擯斥以為無用者



與門外漢談也。
作者如林。特擢二人。絕世見識。

命號率意。自是滑稽家面目。

狂狷自是異人世。或目戲作者為幫間一流人物。是係近時儒氏名稱。不得以擬京傳氏。

本朝野史新編卷中

文苑圖藏版

吾不知其何謂也。今舉近世稗史中。最翹翹者二人。事行出處。存於口碑者。作稗史小傳。

山東庵京傳。名醒。字酉星。初名田藏。岩瀨氏。幼字甚大。郎。後改傳藏。以其住于京橋南傳馬坊第二街。自號曰京傳。一號山東庵。又稱醒醒老人。父諱信明。稱傳左衛門。後削髮曰椿壽齋。母大森氏。以寶曆十一年辛巳秋八月十五日。生京傳于深川木場。既而移居于京橋。京傳為人狂狷。有奇才。不屑讀書。曾學度曲於松永某。不成。去學丹青於北尾重政。又不成。喜為狹斜游。流連於花柳。其家居一月。不過五六日。而父母不甚呵止之。蓋

赤黃二書奇名。呼起出色二字。

狂狷人物。得此佳偶。真是天緣。

戲著所載名妓才子。並出假托。然模寫入神。如實者其人。況京傳身得佳婦。是實歷學問實著本事。宜其妙超等輩矣。

本朝野史新編卷中

文苑圖藏版

有所見而然也。天明中坊間有赤本者。蓋以其表裝赤後。又一變為黃表紙。其文滑稽。巧寫娼妓情態。都鄙喧傳。盛行於時。京傳戲著赤本一冊子。更殊其趣。遠近傳播。聲名大彰。當是時坊間稗史上。梓者汗牛不啻。特以京傳為出色。寬政二年。庚戌春二月。聘吉原妓院扇樓。熟妓菊園為婦。菊園婉慧溫靜。能理家事。舅姑閨門。肅整絕。不類娼妓為人。人皆嗟稱。以為泥中蓮花。先是凡院本稗史。事涉淫艷。浮靡傷害風俗者。官令一切禁之。不允梓行于坊間。而京傳為書估某。著一兔冊。題曰教訓讀本。實係花柳情史。官以其犯禁。著不經書。處以

法幽閉其家連坐得罪者甚多未幾值赦京傳深自悔悟不復作戲文而聲名籍籍愈韜愈章雖馬夫牛卒莫不識京傳名四方書估輻湊其門來需新著稿本者日盛一日於是著實語教稚講釋一套明年開肆店于京橋銀座第二坊賣烟草具以為業又製藥丸販之名曰讀書丸遠近傳播利市日博萬錢京傳不獨文藻超越時輩慣熟世故達鍊事情是以凡所施設命發奇中絕不見虛矢性曠九章學不解取牙籌上下而其暗算默計不差銖銖雖算博士不能企及其射利反有出於老鋪之右者平素粗衣糲食不叨費一錢家不甚藏書率

好便宜法不奢不吝莫妙焉

狷處寫得狷極

若使凡筆寫之兩婦牽連書來有何味今分在兩處遙相映即為妙絕又菊與玉不對今改為百合是花名乃能為對有天然之妙

狂處寫得狂極

僕亦作京傳傳敘此事筆澀句滯不

借而讀之讀畢還之與人飲必釀錢彼我平分已無損於彼又不益於我不帝陳孺子分肉時人便之名曰京傳流先是妻菊園病歿親戚故舊交勸續弦不聽吉原玉樓有一娼妓曰玉井京傳與之昵約以永好乃納為後妻改名百合百合有姿色又能經紀家事從此京傳一意從事鉛槧樓居讀書其著稗史當意匠空湧筆飛墨躍不可抑遏寒暄兩忘眠食共廢家人添衣報飯茫乎弗顧圖書衾枕與楹盤溺器左右獯祭身食息其間意甚適也嘗著一書名曰絞淖強勢談中寫賤妓形狀關左名曰夜鷹又曰都路君其狀醜怪徽氣滿面有偏

及先生快筆萬萬
矣讀之欲媿死蓋
欲寫美人不妨極
天下之美寫醜婦
不妨極天下之醜
然所謂極字豈易
道哉

奇跡考骨董集並
佳著然以余觀之

目而缺鼻者有黃髮而藍面者有瘡痂遍身足委而難
步者膿血淋漓臭氣衝鼻頭顱腐爛陷成竅穴布膏藥
於凹處以糝其醜惡者宛然百鬼夜行圖也都路君一
矚大怒罵曰何物狂奴敢為此惡謔吾曹面目雖少不
揚未至醜怪如此之甚也意者致然者皆作者意匠所
經營吾不可以不報之也一夕聚徒要之於路而京傳
不省陷其圍中左右伏興詬罵百端吶喊逼之戟手奮
拳毆擊交下有投瓦礫窘之者京傳以事起倉卒狼狽
疾呼潰圍而逸後問其所自深悔其禍源出己贈金謝
罪事遂得寢京傳晚著近世奇跡考及骨董集引證古

骨董賣出奇跡數
等奇跡俗骨董雅
奇跡疎骨董密加
以雕刻之精鹿不
同寫字之巧拙懸
絕乎

死得奇矣余嘗謂
名將才人縱使其
壽至七八十宜氣

今甄別雅俗凡金匱石室之祕二酉五車之富聞有藏
弃者靡遠弗屆借而讀焉讀而鈔焉咀華嚼英雖卮事
瑣言其可疑者不問貴賤不論親疎東走西馳卽而質
之是以學殖加富贍聞見加該博其起筆以至結稿前
後十有餘年文化十一年春二月先梓行其初集識者
珍之浴紙爲之貴京傳有母弟稱利一郎名百樹字鐵
梅號京山一號鐵筆堂初仕某侯以鐵筆爲業喜著稗
史十三年九月七日京傳與其友北川真顏北村靜廬
赴母弟京山宅集置酒談笑及夜而歸道上得疾靜廬
扶而送其家醫藥無効遂以此夜歿年五十六葬于兩

銳志壯如少年。不
然或戰死或頓絕
稱其志氣若淹淹
老病昏耗以死。索
然味盡。
馬琴於此處一點
來。猶圍棋下一子
於人意。想不到處
初見之。不知其何
為。後來忽然生出
一大壁壘。巖然不
可移動。妙極。奇極。

四名名流。一齊湊
合。做箇佳話。筆氣
橫逸。如天馬行空。

以飛燕一節為楔
子。揆出艷治郎。使
不鶻突。妙於布置。
老手老筆。

先把手學業鋪
張一番。厚蓄氣力。

本朝文學新誌卷中

國田向院。釋謚曰辨譽智海。京傳葬之日。送柩者。太田
南畝。北川真顏。北村靜廬。曲亭馬琴。凡百餘人。皆當世
名士也。京傳一世所著。稗史野乘。不暇悉舉。其最行當
世者。曰稻妻表紙。推演不破名古屋報仇。以結撰一部
傳奇也。今演劇打扮不破伴左者。衣裳必綉掣電閃爍
形狀。根據。誹人荷翠。不破關見掣電之句意。而其扮名
古屋山三者。衣裳必摸雨傘飛燕之狀。蓋淵源寶井。其
角兩傘逗宿燕子之警句也。聞掣電之綉紋。則俳優市
川三升之創意。而兩傘飛燕。則出于京傳意匠。爾後演
劇扮不破名古屋者。衣裳必用掣電飛燕之綉紋。凡京

傳所推演。雖隻辭片言。一流傳江湖。後遂為典故。嘗著
兔園情史。中載少年姿貌婉約。自悅者之事。名曰艷治
郎。從是艷郎名。流傳于狹斜。凡有鄉黨風流瀟灑。自詡
其才貌者。嘲笑名曰艷郎。云猶名妬忌人狎昵者。曰甚
助。艷郎甚助。遂作一對好典。與京傳同時。名聲隆隆。鬱
然樹立。一家者。則為曲亭馬琴。

馬琴名解。字瑣吉。稱清右衛門。後削髮。曰篁民。號曲亭。
源姓瀧澤氏。武州江戶人。以明和四年丁亥夏六月。生
于深川淨心寺傍。幼失怙恃。馬琴聰慧夙成。嶄然見頭
角。初學俞跗術。既而從事儒學。鑽研經史。枕藉百家。至

本朝文學新誌卷中

二十五

文玉圃藏反

然後任筆疾書毫
不見解情之氣

奇書二字於他處
無甚勝關係獨於
此翁傳中為大眼
目

何等抱負何等膽
畧使不知者聞之
不笑為狂則識為

傲然無此一種英
氣決不得成名於
當世也

拈出著書舉其得
意處以見小說之
有益於世教是先
生苦心處不得草
草看過

夫院本野乘虞初小說及兔園冊子經目即暗記年甫
成童讀書率至七百餘部一日慨然掩卷大息曰男兒
七尺不能建奇功則當著奇書安能鉛槧齷齪為章句
所束縛與鄉里措大同其科邪於是擺脫塵事雖朋友
故舊悉謝絕之杜門讀書雅慕金聖歎李笠翁為人自
號曰策笠漁隱喜著稗史野乘名聲大彰同時有山東
菴京傳馬琴與之對壘角逐臭味相投而其學殖淵源
迥出其右嘗夜行有物碌碌觸足拾而睨之則一銅印
耳鑄乾坤二卦暨一草舍之狀馬琴把玩曰此原于杜
句也今而獲此佳印我業從是其大行于兩間邪於是

有乾坤一草亭之號馬琴初居于飯田坊後又移于下
谷白嵐巷與男宗伯同居焉宗伯名興繼號琴嶺能紹
箕裘以刀圭為業從是馬琴令宗伯幹家事專從事鉛
槧文化十一年甲戌冬著南總里見八犬傳第一輯以
其大行于時逐年編次每套五卷陸續上梓其他鎮西
八郎異聞則有弓張月朝夷三郎逸事則有巡島記青
砥傳奇則有摸稜案楠氏口碑則有俠客傳敘陶賊則
有美少年錄擬莊周則有夢莊兵衛胡蝶物語記賴豪
則有怪巖傳辨駁誤謬主張博洽則有質屋庫凡其畢
生所述作亡論雜著隨筆不惟汗牛等身哀然山積至

此段更舉著書示其淵源深遠蓋有此學問然後有此著述知非挾兔園冊子以苟博名者

此段語似與前面著書語相矛盾不知此謙退不誇人性格不覺發言者覽者勿咎可矣

本草綱目卷中

予二百九十餘部云嗟呼又盛哉馬琴尤精於考据是
以其筆記隨錄曰燕石雜誌曰玄同放言曰篋笠一夕
話曰煮交記曰羈旅漫錄考据該博引證古今亦可以
証其學殖深遠也馬琴不喜以著述自標榜雅語久曰
戲墨博虛名則讀書之餘事要非吾素志也蓋著無用
之書以購有用之書之策耳是以年著裨史縮衣食省
冗費以購求和漢群籍積至於五千餘卷後悉販賣以
為子孫糊口之地云馬琴年垂古稀天保六年夏六月
男宗伯歿明年為孫興邦入貲為兵士正職移于四谷
信濃坂與宗伯寡婦及孫興邦同居天保十二年辛丑

就著書中擢其最
得意作再敘一番
極有法度

家乘媳婦名路土
岐村氏事舅姑孝
其所生子曰興邦
號琴鶴

秋八月八犬傳第九輯脫稿結局為卷凡一百六卷首
尾條貫秩然不紊鬱成一奇書開研于文化十一年
甲戌春收筆于本年中秋經二十八裘葛始卒業馬琴
晚年患目疾兩眼昏朦絕弗能讀書寫字令其寡婦代
執筆婦本不識字是以著八犬傳第九輯馬琴口授指
畫拮据百方經營甚苦稿成不誤一字其精力過絕毫
無老憊之態率皆如此嘉永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六日
病歿于家年八十二葬于小石川茗荷谷深光精舍先
塋之次釋謚曰著作堂隱譽篋笠居士初馬琴之壯也
嘗屏居一室潛思著述意匠滲澹沈吟久之時正午下

本朝書切新編卷中

二十七 文藝編 藏版

此一節絕妙奇語
留置末段全篇皆
振臂諸小說卷末
必下一駭人語便
能收結

痴婢慌遽狀描出
如見

絕倒

凡動人處不在壯
言大語在瑣屑小
事如此點綴妙見
斯翁全幅面目

偶家人令其下婢供茶而馬琴一意攻苦不知背後有
人獨語曰今夜必縊下婢掠奪其衣物投屍于井中以
滅其跡可謂妙計矣因閣筆微笑婢側耳于戶外聞之
驚悸謂主翁欲殺我及昏而遁逃赤跣歸家泣告其父
兄曰兒今日隔壁聞主翁獨語命逼今夕不速去殆為
所魚肉父兄色然舍匿其家託疾乞暇馬琴恠之研詰
一再初首其所自馬琴抵掌喻之曰嚮者予著某裨史
命意沈吟忽獲一奇趣欣然不能自持偶然上口豈復
有忤心邪婢家父兄大笑乃止矣馬琴別號極多少時
最好狂歌自號曰曲輪馬琴後音讀曰曲亭馬琴蓋取

遙遙相應作結

引一笑話作證妙

本文稱贊揄揚盡
矣若於論中再敘
豈不重複及就一

諸野相公才非馬卿彈琴未能之句其他曰著作堂曰
信天翁曰某曰某不遑悉舉而曲亭馬琴乾坤一草亭
之名獨膾炙人口大行於兩間云
三溪氏曰予嘗聞昔者浪華人烏世章家婢恭順貞靜
能理其家事數年如一日遽而乞暇去為葛子琴下婢
亡何又復辭去先是世章家會開詩會及期老僧耆儒
與醫生隱士聚首一室倏而呻吟於邑倏而大言放論
或笑或悲終夜悄密迭談其心事如此者數數婢見大
怪之以為謀叛迨去仕于子琴復如世章家所見遂惶
怖而辭去抑此事雖出于一時誤謬亦吾輩所宜當誠

事。括出箇道理。故妙。

慎也。予平素從事鉛槧。至其意立筆走之時。凡其所述。作之事。琅琅上口。雖家人添衣報飭。不少顧也。蓋其嗜好之篤。不知然而然焉耳。嗚嗟。文字之蠱人。有甚于食色者。何獨怪乎一馬琴子之獨語乎哉。

學海曰。余幼嗜小說。最好曲亭所著。至如八犬傳。俠客傳。暗誦數節。以誇強記。長益讀和漢稗史。於是覺翁之文妙於天下。既而與翁外孫渥美正幹交。得翁所著家譜家乘。詳其世系。知翁非尋常小說者流也。翁父曰興義。世事川越侯族松平氏。興義長理財。又善武伎。生三子。長曰興吉。號羅文。次曰興春。號鷄忠。

並善俳歌國文。性行端謹。次即翁。二兄皆先翁歿。翁一妹二人。曰蘭。曰菊。聰慧而貞順。齡並七十餘歿。翁一子三女子。即為琴嶺。長女曰福。次曰祐。次曰鋏。鋏嫁渥美覺重。生正幹。又有養子勝茂。妻以長女。冒稱清右衛門。朴訥無文。亦奇人也。正幹乞予作家傳。未成。偶讀此篇。翁之聲音笑貌。宛然如生。使予執筆。安能得至於此邪。遂略敘所聞。附後。

○寶生彌五郎傳

散樂曲名。有曰道成寺者。其所說故事。昔紀州日高川。上有愛子。莊司一夕留僧宿焉。僧名安珍。風丰都雅。姿容絕人。莊司之女清姬。見而悅之。俾侍婢通慙。安珍持戒不聽。逃入于道成寺。寺有一巨鐘。僧匿之。其中清姬追躡。跡而詣寺。僧拒不入焉。乃請供養鐘。遂得近之。清姬嗔妬。目眦皆裂。頭髮悉豎。化為巨蛇。繞鐘者七匝。吹氣成火。鐘遂銷化。為熱湯云。寶生彌五郎。以散樂仕幕府。夙以善技稱焉。而道成寺曲。最為其得意。時某侯酷好散樂。嘗召寶生。令演其曲。寶生扮女裝。奏舞曲。烏

敘事平坦。如無奇而隱。隱伏後面。裝夜又一段。比之凡筆。忽漫去者。自有等差。

以最得意之枝。遇最危險之時。全副伎倆。即發露。所以驚人。

故敘諸中一節。譬諸擊劍者。執刀定神。凝然不動。以養氣力。兵法所謂初如處女。後如脫兔者。

小人欲害人。反成其美。往往如此。

奇極快極。讀之欲舞。

帽綉衣。歷階上塲。謳曰。除花兮唯松爾。除花兮唯松爾。其聲琅琅。如出於金石。使人神澄氣和。擊節嗟稱也。既而笛急鼓忙。舞蹈上下。直前逼鐘。僧侶枝之弗聽。躍而入懸鐘。鐘與人偕墜。凡演此曲。例真鬼女假面于鐘中。以備後曲換裝。此日寶生索之不獲。蓋同輩妬其能。潛度以窘之。耳寶生覺之。搯腕切齒曰。事既至此。與其狼狽取笑於衆人。孰若作非常裝以驚人目。乃咋其小指。出血塗之前曲所用假面。鮮血淋漓。鬼氣逼真。取而被之。裝成而鐘上矣。寶生即起舞奏曲。怒氣勃勃。毛髮悉張。加焉以假面。奇異觀者驚嘆。以為絕技。曲闋。侯問其

所自。始知之。激賞不舍。厚賚勞之。後侯請求其假面。藏之於府庫。名曰寶生塗血假面。

三溪氏曰。宵小妬才。忌能。何地無之。但當此者。能出於彼意外。折其心膽。爾後不復能下手也。今寶生血乎假面。其面益美焉。宵小度假面。其面愈醜焉。不知爾後何面目。亦見其人邪。將知不能生面出其前也。

學海曰。從死處求活。從絕處求生。乃能成一段絕奇話。險阻艱難。玉汝於成者。

灌園曰。敘議俱成諧調。能解人頤。作者之於諧文。猶寶生之於血面。雖非本色。亦自可駭絕。

把面字。翻弄一番。絕奇絕奇。

俳優市川氏世有
妙手第一世曰柏
筵稱堀越重藏任
俠好義其五世亦
同名以俳歌師其
角為師著老樂記
文辭鄙俚而問雅
脫酒為人醇謹事
親孝其八世亦以
孝見賞於幕府後
以繼母事伏刃而
死今則九世也其
人有器識頗見稱
士林云
妙哉妙哉

◎市川白猿傳

稱江戶俳優者必以市川白猿為巨擘矣。白猿為人豪
宕尚氣義。每觀其門下眾優演劇。詬罵曰：劇部雖小技
亦不可以無氣也。兇輩迂拙其所為皆傀儡之屬焉耳。
宜乎觀者厭弃不顧也。眾唯唯而退。白猿罵詈曰：其一
日眾皆憤怒謀托事殺之。一日眾優潛挾利刃登場演
劇。直薄白猿。凡劇部演擊刺之故事。悉須沒刃。刃故白
猿不知其利刃。機變百出。縱橫當之。眾優無隙可投。辟
易而遁。既而劇訖。白猿欣然令人招眾優。眾優惶懼相
告。誠曰：事已發露。吾輩不知死所也。駢首俯伏。莫敢仰

敘事活動文勢欲
飛壯悔堂馬伶傳
不讓一步

大聲喝被屋壁皆
震快哉快哉

本朝厚新詩卷中

見白猿大具酒饌自飲一觥且囑之曰卿等今日伎倆
絕類逸群視諸平日巧拙天淵如出別手因具問其所
自焉皆俛首不答研詰百方始首其實白猿大笑撫掌
曰不負我所見不復問其罪聞者吐舌服其宏度
三溪氏曰物之巧拙利鈍皆一氣所貫穿氣盛者必克
俳優雖小技不可無氣者如此兄士而韋脂軟弱毫無
氣力一戲劇不如豈不可愧之甚邪孟軻氏說養氣文
天祥賦正氣蓋有慨于此也

學海曰故俳優澤邨宗十郎之未昇上等也嘗扮鹽
谷判官動止迂拙方其與師直忿爭宜怒氣衝髮而

漠然如不解其意者海老藏扮師直屢為道之宗十
不聽一日方演其伎觀棚客滿萬眾凝眸海老藏烏
帽蒼袍執扇喝曰井底小魚不知大海卿是也因唾
其面宗十手拭之則真唾沫矣怒氣溢面眼睛迸血
觀者不覺喝采滿場如雷宗十始悟焉伎畢厚謝海
老藏云

羽峰曰精鍊老熟無隙可投亦猶白猿之技吾輩不
得不駢首俯伏

賴支峰曰通篇極精采鍊熟如觀一部真劇

本朝厚新詩卷中

三十三

技匪翻藏板

○○與家溪琴報震災書

灌園曰先總提大綱次乃分寫繁文瑣敘不可不知此法
先敘初震光景
 辱知生純倉皇走筆呈家溪琴先輩足下本月初二夜都下震災壓死者相枕籍其慘刻猛烈開府以還所未曾有焉爾後人心洶洶終夜不交睫上下皆席於地露宿者三晝夜定知先輩傳聞以累高慮故今縷述其所見者如左當夜子牌暗雲四合仰不見一星四隣人定弊家亦將就寢忽然坤軸震蕩如巨煩震地如波濤撼屋家人狼狽不遑排戶而出走屏倒燭滅門墻戶樞皆潰裂傾倒唯聞柱之挫聲梁之壓聲瓦之潰聲壁之崩聲爆然轟然礚礚然僕亦幾為其所壓輾轉匍匐纔以

五字妙
次敘火災

摸寫詳而約不厭其煩微而著不嫌其瑣

次敘災後震後

身免全家相見五色無主未及接一語四面火起其東南
南炖勢皇張不可撲滅者為和田倉為日比谷為露月
街為京橋其東北紅光焰焰焦天者為小川巷為下谷
為今戶為北里為千住一時出火者三十餘處火光騰
上終夜如白日人畜壓死號哭悲鳴之聲填咽道路凡
郭內侯伯藩邸宏壯偉麗驚人目者一朝震倒盡罹火
災老弱號呼妻子離散其幸而免命於東墻之下者忽
壓死于西壁之外其避煙焰於南衙者反為北街火坑
之鬼其偶脫千百人中全生命者亦焦頭爛手體無完
膚一家十口保其全者僅不過三數人也明日傭丁奮

前敘其死狀後寫其葬狀

次敘城外

總敘死者數及登時目擊

鐵鉤鑿出爛骸焦屍于灰燼中者累累山積是以棺槨
不給裹之藁席車載搬運斂葬其墟墓者項背相望此
皆郭門以內所目擊如其郭外則屋比傾頽絕不留片
瓦如城西四谷街則平地拆裂陷為巨坑玉川開水全
涌道路其城北則淺草大悲閣東本願寺諸巨刹堂塔
樓閣悉頽圮其他北里猿若之諸坊富盛鬧熱之地一
炬掃蕩悉為烏有惟見敗瓦斷礎堆積于焦土間焉耳
人世變換桑滄不啻也闔都人民死傷者凡二十萬人
而北里本所為尤夥矣震後屢與人語毛骨森豎未嘗
不悲其慘楚之狀也僕幸而免其虎口明日存問遠近

次從目擊中補敘
有短句有長句極
句法變化之妙

次敘事後景狀

灌園曰事本幻恠
不可知者乃借或
者口中寫出且不
出諸前而補諸後
皆得史法僕嘗紀
震事不思到此今
讀高文益知其難
及也
神定意安後語

故舊奔走于市街間路上來往如織輿病而赴於醫家
者裹創而呻唸于路旁者荷死馬者哭亡兒者賀者吾
知其全家無恙吊者吾知其親姻死亡糾紛絡繹不可
名狀也或曰火精一團大如車輪光怪閃爍自西而東
未幾有此災或曰此夜初更黑雲一道蔽天而走其疾
如飛蓋地氣所騰上云震後日色慘澹時霽時陰三日
通晝夜其震者大小十四五次日亦不降七八次日
漸遠震漸疎猶震者終日二三次今日午前少震午後
亦震一二次至夜小雨意者從是二氣相和其偶震亦
弗至前日之甚也敝屋老幼無異請放慮降念聞南紀

灌園曰觀先輩鄉
災作結文極有情
致

前則項羽高祖諸
本紀後則韓信張
良諸傳有氣勢有
點漆有情性色色
皆佳種種皆妙

敘事入神雖有巧
手決不能畫出

別啓十則

客歲海嘯地震先輩亦具更其事者他日備地震意當
有奇策願書其說被示幸甚乙卯十月十一日純再拜

○小女斷臂

城北小川巷有一士人曾嫁其女於某氏此日攜其嬰
孩而歸寧初更擁兒就寢會有此災全家倉黃走而避
之女與其兒俱壓梁下號泣乞救倏近鄰出火延燒及
其屋婦不忍棄去其女欲引出而救之女雙手握婦之

理之當否不必辨而悲痛慘阻不忍讀也。

寫得筆然豎髮

當時有見聞錄多載圖畫亦有此事然拙畫不能感動人心如此

此事奇怪不足必

腕飛燦燒其袂相共陷于火坑中士人見之曰女吾出也殺之不妨婦他生也義不可併命即拔刀斷女臂婦竟得全而女之斷臂猶握婦之腕牢如膠漆乃手屈折其五指解之指痕尚在痛不可言食頃渾身腫脹醫藥無効命逼旦夕云此事醫生某所目擊而話說恐非妄語

○○淺草寺浮圖閣

震後一日賽于淺草寺寺畔有五層浮圖閣其第一層九輪直指攬天者傾欹屈折殆將顛墜予以為是亦地震所致後問之其土人曰方震之殷火精一團從南而

信然隨筆記錄以見當日人心惶恐亦不可少也

北電馳雷奔橫中其九輪粉齏而四散蓋其傾欹欲折者以此也此異市人所不知聞焉會有舟子乘筏而下墨田川者隔岸觀此異蓋或然也

○○災後過水西詩

予震災後徑北里及猿若坊故墟比屋蕩盡焦瓦累累平生綺羅雜遝鬪豪競奢者今皆化為廢墟惟見烏烏悲鳴喙斷臂折骨于寒烟荒樹之下焉耳乃途上口吟一律云震後又情亂若麻長堤極目不看家豈圖一炬咸陽火燒盡三千銅雀花滿地却灰埋艷骨無邊焦土捲黃沙數株只有摧殘柳落日寒烟棲暮鴉下語雖粗

悲風慘淡想見玉碎香殘然亦是先生好詩料詩人好話頭

佳對

森春濤應避三舍

笨要記實之作錄以為異日談攔。

○馮狐知震災

又是好話頭。
又是絕倒。有此一著乃成語。

本所松井坊有一賈豎曾為狐精所馮祈咒百方經年不除先震災一日賈豎蹶起大呼曰震來矣震來矣倉皇走出家人捕縛幽之一室則狐精已脫離矣已而都下地大震人畜死傷不暇悉舉蓋狐性極多疑故察災未然豫避之耳震歇而狐還復馮於賈豎如初云。

○○雷公騎神馬避災

金龍之山為都下香火之靈場金碧瑩煌壯嚴無比其第一門為雷神門門之左右安雷公風伯二鑿像震時

奇談忽有寺僧一言抹殺了可笑凡神異談率皆類此特不有寺僧之言乃天下後世遂以為實此條呼醒迷夢不細

只是馬毛豈不有鹿毛混其中者乎

失雷公所在亦常畜一雙神馬于廐震後不見其一焉人皆訛言曰雷公騎神馬避地震也寺僧即大署其門曰雷公塑像頗為毀損故令工師修理之如其神馬則移畜之本坊內苑耳訛言立止焉

○袖中馬毛

震後都人流言曰袖中有馬毛者則免災矣無者則死矣人人披袖而閱之果有馬毛長二三寸赤白相雜焉云伊勢神宮廐馬一夜尾毛脫落不留一毛蓋神靈撒馬毛於人衣中而救護災于冥冥云其言荒唐雖不足深信如其馬毛則余所親視可謂大奇矣

○義舍賑救

官設義舍于都下以賑救鰥寡之窮民一如天保饑荒之時一為淺草廣小路一為深川海邊新田一為幸橋一為數事界東叡法王亦設義舍于上野山下深川八幡祠畔賑遭震之窮氓可謂深仁厚澤矣

○神水空湧

予以九月二十八日訪友人某于淺草道經庫前憇一茶肆見清泉空湧其庭中觀者蟻集予怪問之其主翁曰今日某侯女官賽于淺草寺觀世音轎夫數人憇於此店一人蹶而仆地地凹者尺餘凹處乍空出清泉掬

凡火災震災等賑救皆係都下預備倉金穀所辦所謂預備倉在美倉橋及小菅並都人所預蓄者非官物也蓋寬政中白河樂翁公為執政時設此法今則亡矣

曰馬毛曰神水同是出人意妄想然必曰無之亦出臆造也存而不論乃是妙法

而飲之味極甘冽矣都人傳聞名曰神泉乞水者遠近輻輳予聞異之未幾有地震之災是亦地氣騰上之所致歟

○○大水訛言

地震之後日色慘澹海鳴風怒波濤山立鞞鞞撼岸人心洶湧以為大水至焉一日晡時有徒跣而走者人皆怪問之其人倉皇疾呼曰大水至矣大水至矣今而不避之則人皆化為魚焉耳聞者駭絕相誡曰何不登高而避之遺棄其家財爭上高阜屋比懸磬聞不見一人既而無復大水之至眾初知其訛言還至其家則家財

劈頭文勢洶湧澎湃不讀至末段不知其為流言也不足偷賊以流言欺人及是先生以奇筆嚇人

本朝歷代雜記卷四
文三國通志
一空悉為偷賊所掠奪。蓋其先報大水者，亦偷賊為流言云。

○都下震倒戶數

凡都下四里內外所震倒神祠佛宇三萬八千六百餘。烟如公侯之邸宅士庶之家屋則為五千八百七十餘戶。而府庫倉廩為二十三萬五百九十棟。其至人畜死傷者號曰十萬九千七百三十餘口。是其所目算而心計。如其顛墜溝瀆焚死烈火失其所在者。匪是之數。

學海曰：余寓東京赤坂，遭此災。時寓居前有石壁崩壞壓門，會余啓牕逸出，幸得免。若自門出則無今日

只著數語。覺滿紙
慘淡。陰風四起。

矣。讀此篇猶想見當日情況不寒而慄也。

友人山路傳六在藩邸遭災。梁壓其左臂不得出。見人過呼求救。其人極力欲拔之。屋瓦重層難遽去。忽火起。焰炎迫人。傳六呼曰：請速斷余臂。其人拔刀不忍舉。火既至。傳六曰：命矣。右臂奪刀自殺。其人自言。今猶思之。毛骨聳立。其慘可知也。

成島柳北曰：江戶大震。乃余十八歲之冬十月也。當時文士記其事者甚多。然不有及是文之詳悉明晰者矣。

本草綱目新編卷之

三 國 藥 片

奇文
觀止
本朝
虞初
新誌
卷中
終

